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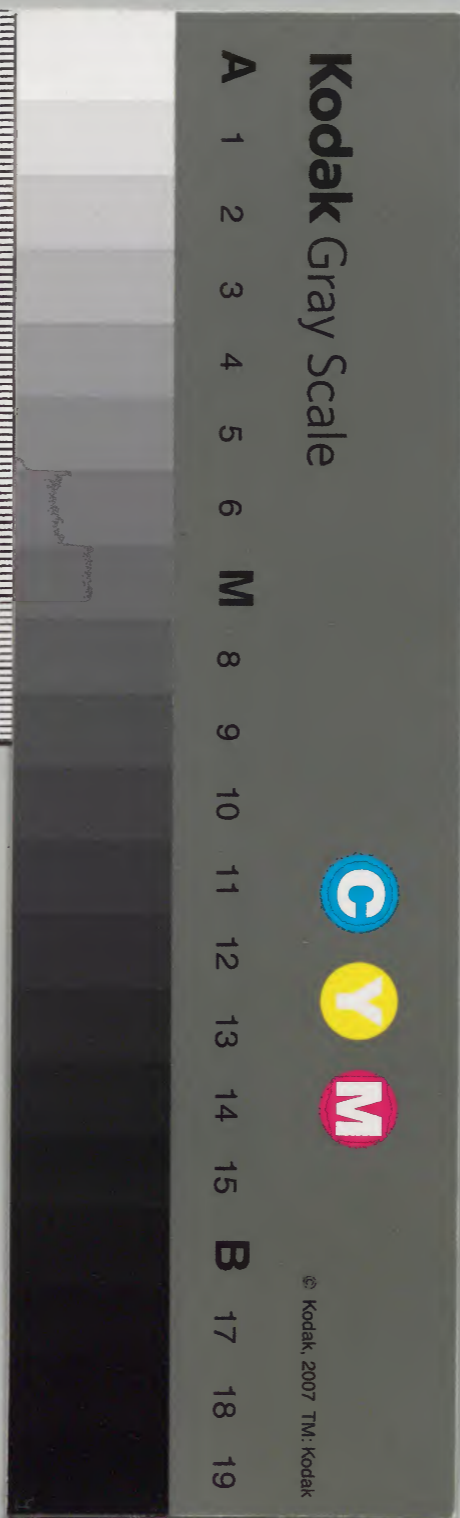
栗山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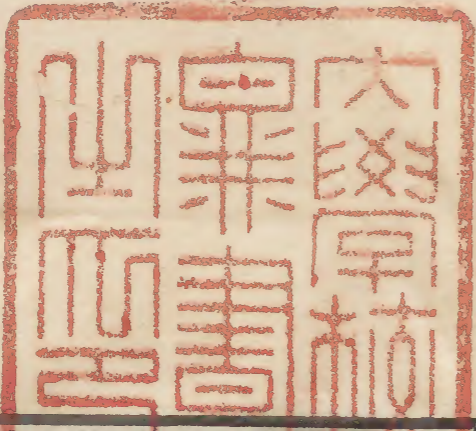
三

			和書門
		一八四〇五	
		二一九	
五冊	一函	架	類

庫文閣内			
		和書	
		一八四〇五	
		二一九	
三六函	九冊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405
冊數	5 (3)
函號	206 176





栗山文集卷之二之下

序記

十七帖述序

男

允外
允常

全校

淺草文庫

古帖不可讀者以尺牘不可解也尺牘不可解者以
時事不可詳也夫自出處去留之大義以至於薪菜
藥菓之瑣屑在當時彼此通知相報以片語相示以
險筆雖古人草法不苟嚴過正書千歲之下苟不審
事首末則疑似之間焉免誤讀是古帖所以諸家釋
文有異同也清人王山史十七帖述詳考時事頗明

采山文集 卷之二 一
備可喜塾生好書者校以上木亦遊藝之一端矣未
可遽以玩物喪志斥之也

送三宅懷夫序

吾在鄉見備前一客匠寓主人家主人翁歿其子奉
浮屠欲火其親匠覩而大驚為異為涕泣多方巧喻
救之卒使其葬以禮吾時心竊異焉思芳烈公流風
善政存于今者而意其朝士大夫禮俗必有大不同
他邦者也客歲友人神村生歷遊紀攝貫播適備還
為我言芳烈公之遺風餘烈入其境民俗尚習截然
與他境異風不問知為備界擔夫馬卒皆知禮讓信

義問以校庠所肄業則皆能名其經篇其他田夫野
人皆揖遜有士人之風我因知向客匠之薰陶為有
由焉而益思知朝士大夫間之事也雖芳烈公仁心
善政淪於民心者深且久伊木熊澤諸賢所以扶持
贊成者皆得宜然苟非繼而守之諸大夫校官能奉
而不墜則安能存于今者如斯其美哉今列國大夫
士能識詩書篇目而不畏浮屠誑張者其人有幾况
使匠人擔夫馬卒之愚能辨浮屠誕妄而知經名重
儒術久而愈篤則其廟朝校庠之間賢士大夫禮樂
文章想當更如何宜乎其使人懸想翹企景慕矣三

宅懷夫自其祖鞏革先生實事芳烈公以成德者老與熊澤諸賢雜定學政教法其先人牧羊先生繼以經術文章屢職教授懷夫敏達有英氣從我遊以其幼孤不經庭訓恐失墜先緒其勤苦於從遊諸子志為尤銳其業駸駸進將有不可測者今被召赴藩入其國行其野觀其禮俗則知其祖德之所以輔其君而道其民者矣登其朝遊其校而見及其先人之門者則知其經術文章所以成就人材者矣則懷夫之觀鞏革先生之德與牧羊先生之學於朝野而考之使身如二先生之為臣以事其君致其君使如芳烈

公之為君以臨其民者蓋此行為始也我為懷夫賀非常比也其廟朝校庠之間賢士大夫為誰其政教綱紀如何其亦為我審觀而歸詳說以副積年景慕之意

入蜀記序

歐文忠于役志過于簡略而有嫌郭天錫容杭日記傷于裁截而不暢王百穀客越志輕薄可惡馮開之快雪堂日記駁雜可厭惟放翁入蜀記繁簡得中總略有要其文雅馴而不險通暢而不俚風流蕭散無驕傲張傑之氣讀之可想見其人與事也是足以為

紀遊之法矣暇日拔之知不足齋叢書中校而授梓

送倉成善卿序

去聖日遠道術分裂人出意見家異其說循守舊義見謂曲陋詆呵先儒指為才辨本無見解強鑿空傳會立異各名門戶日以口說文字更相排相軋論語說至乎有二十餘家其甚者怪妄奇僻於文義言語既不顧順逆向背况於人心世道其貽害不深者幸矣郡國士子入學于京者習聞其說也亦謂如此而足以高於一世矣乃亦輕蔑先哲妄意聖經其歸而道說其鄉里者往往謬戾乖刺虛驕輕佻以壞其風俗

間有一二耆德知古道而守舊學者亦見斥以迂腐不得復作聲也嗚呼道德散無紀其無今日為甚矣

倉成善卿豐前產也予識之於紀若州之坐溫雅易良君子人也遊學四年其師某先生在鄉教授今將以其召還代其勞來吾廬告別且請言吾與善卿日淺矣其學與行不得而詳言也但與之語每稱其師今又赴其召猶趨君父之命則善卿設心制行其不倍本大非嚮輕佻者之比可知矣某先生者其所謂耆德知學之方者耶於其行也聊復道予之所常憂者以贈之使歸問之

芙蓉私印譜序

余與孺皮相知二十年自山水風月之遊娛金石書畫之鑒賞相與留連耽翫以至于米鹽薪芻之需典衣鬻書之謀亦必相與計畫營度通如一家有時乎迂策僻好為家人子女所嗤笑而後始能自曉亦相視絕倒蓋耽古之癖迂拙之性相投無間者乃爾嗚呼孺皮逝而既一年矣每遇會心之境困乏之時孺皮之高風逸韻未嘗不往來於余懷也輒為之泫然不覺淚下之孺皮門人知故思孺皮不能忘者謀輯其私印若干顆為譜入藏一部以洩其情源顯哉實

首而成之夫古人傷逝攀慕之誠雖玩好衣帶之微猶且戀戀不能舍焉况印章孺皮所嘗注精神尤宜寶而愛之也若夫清風朗月對山臨水出此譜與法書古畫雜陳則未必不如孺皮之在坐也余之每逼薪米之需于旦夕衣箱書篋動為之一空但典賣此譜則雖千金不顧也雖為家人笑不辭也孺皮地下聞此言則絕倒也亦為之泫然也

錦里先生文集序

盛矣哉錦里先生門之得人也參謀大政則源君美在中室直清師禮應對外國則雨森東伯陽松浦儀

禎卿文章則祇園瑜伯玉西山順泰健甫南部景衡
思聰博該則神原玄輔希翊皆瑰竒絕倫之材矣其
岡島達之至性岡田文之謹厚堀山甫之志操向井
三省之氣節石原學魯之靜退亦不易得者而師禮
之經術在中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
夫以若數子之資而終身奉遵服膺先生之訓不敢
一辭有異同焉則先生之德與學可想矣而先生無
一卷述作今雖欲聞其所以訓導成就數子之方而
私淑其何以哉先輩蘭林中村深藏之學出於室師
禮邦彥少時從其問經屢就叩先生之事亦舉大學

脩身說外佗不能道其詳焉則似先生之事終不可
以得聞也辛卯歲邦彥罷藩役徙住于京先生遠孫
靜字正直來遊于邦彥之門一日出一束書策而泣
焉曰是靜遠祖之遺文靜之祖上則參贊幕籌下則
教育群材其於道與國不為無小補焉今其門人著
述文集皆盛行而此獨埋沒塵笥是靜等之罪也將
節食約衣以為此集圖不朽何如邦彥聞而喜出意
外取而讀之卒業其文典雅而博汪洋以核雖或出
一時戲謔之餘者亦皆歸于為已及物之學宜乎其
陶鑄數子而成偉器矣邦彥既得詳數子淵源之自

而樂成正直追孝之美因償歷年景慕之萬一而又得附託編端以不朽則亦望外之幸矣是以不以謏劣而辭序言之請也

本佐錄序

三代以後興王之佐漢曰蕭曹張陳唐曰房杜王魏是其盛者也皆雄才英略曠世偉人矣然其所以佐其主而戡亂致治之術蓋亦可窺而知焉唯我佐渡本多侯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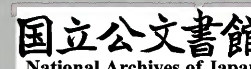
東照公其所以馮翼謀謨者皆目語頷頷而成未嘗見其辨爭論疏顯然之迹焉豈密機秘策外人不可

得而知乎抑亦道同氣合相投之機冥會默契者乃爾也世有本佐錄云侯所手錄以告

台德公者其言一出於王道之正而無隻辭涉權詐詭譎蓋三代之後佐命之臣未聞有此議論也蓋此其所以佐

東照公而開國成治之道也夫以高祖太宗神武寬仁而資秦隋嗷嗷厭亂之民據天子之位用四海之富以御元從攀附之臣而戢戈未幾內亂外寇相踵而起喋血京師者數矣今

東照公位未極人臣富不盡天下上奉



天子下撫列藩以臨前朝懷恩之人而安反側彌罅隙一散戎馬天下帖然于今百有餘年生靈享太平之逸樂者雖固出于其至誠仁義感天動人者然亦未必不由侯之暗贊默輔以此道也豈漢唐諸子所能企哉雖曰其言可以與三代謨訓表裏可也宜乎先儒木下直夫論之謂王道最中矣不誣也但人多疑其所受是不難辨也今兵家所傳甲州流者其學出于山本道鬼道鬼惟曰受諸京師青侍而其姓字不傳蓋隱士知兵鬼谷黃石之流也然則侯之所受此道所謂唐人者安知非一隱士知王道伊尹太公之

徒哉室町氏之季瀆亂否塞賢者晦迹當時必用之器如兵家者流猶尚甘心下位而不屑為凶逆姦賊之用矧知天道王道若人矣空乎其自重遠引高舉而道必待其人而後授也然則不可謂藤惺窩數子之外無其人而致疑也友人山本蘭卿篤信此書校以數本繕寫成帙一日出以乞序乃書邦彥平生所持論以置諸其首

飲中八僊歌印譜序

昔吾友孺皮以鐵筆名一代求之者與學者其門日百客未休孺皮博愛無所擇賢愚皆歡然接之不倦

是以其取友不能皆端直方正也孺皮既沒其門人求售者每欲得余言而取重於世余於篆籀之學非所曉其言安足以輕重其人哉然既曰孺皮之門人矣余豈忍更有所擇而拒之哉是以每有來請者余未嘗惜言也孟聖民從孺皮而學鐵筆之技讚之以此技名家自聖民始焉近刻飲中八仙詩為印譜欲余言以弁其首聖民余鄉人矣與余有瓜葛矣余既於孺皮他門人輒無所擇而發言則聖民之有此請未為悖也余固望聖民技之重於世而昧其道欲贊之薦人而不得其說是可愧也獨其同門皆賞之以

謂似其師矣乃聖民之技似孺皮也無惑是余所以薦聖民而贊於世也

雷鳥圖記

雷之鳥者越之白山立山飛之高山皆產焉以

後鳥羽帝有

聖製獨白山者尤著也其謂雷發聲則

鳴其羽可以避雷者非土人之言也妄矣謂可以鎮火者則或驗云性不甚畏人然以其深藏邃居出必以霧雨陰霾也雖樵夫獵客而不常見焉以故民謂之靈而禮神此山者以得見為祥云官嘗命有司捕而貢僅離山便頌百方莫能致也好事之士意想於

傳聞作圖以翫能得其彷彿者蓋亦十無一二水戶
相公宏度密察之識小物不遺一日朝與加賀侯言
及此禽侯重宗親之言特遣其畫工梅田九英往于
白山留宿山中三日審其形色姿態作八圖以進充
頂束尾鳩姿而雉斑腹與翼裳皆白眼上赤眉如片
霞味趾俱黝碧而兩股毳毛短白毳毳達于爪聳而
顧如鷹飛而低如雁其短翮而黃者則雛而無文而
漫者蓋雌矣遊止常在淺草石原或雪上未嘗見其
集樹上其飛僅能過一谷此其大略也其胸頸之間
文彩不一蓋靈岳異氣所感非如人間凡禽毛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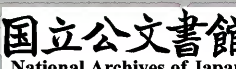
定不移也公觀而喜且驚曰以白山在侯封內意謂
侯家舊或有此圖矣是以請已今以不急之務勞人
于山谷之間是豈寡人之意哉然既荷侯之周成又
不欲沒人之勞且描摹之精可以資博物也其使柴
邦彥作記以藏邦彥謏陋於本草之學尤非所通曉
聞命惶懼無知所措然嘗謂今王公貴人肆口腹耳
目之欲勞人於窮山絕海之外以快一笑之樂一筋
之飽習以為常恬不以為意其甚者抽人之筋靡人
之骨亦未嘗見愀然之形於言面也今夫多識物性
則窮理之事矣非口腹耳目之娛矣猶且不欲勞人

馬三數日筆墨之勞非可抽筋靡骨矣猶且不欲沒其勞焉則公之所以為心者可知已誰不欲為公竭力致身哉邦彥其可不稱述而傳哉况此禽邦彥所嘗欲知其詳而不得者今幸得寓目焉是其所以厚顏敢當此命也

性命圖論序

貴人稱好學者非朝風猜月淫靡自珍則嗜奇索隱博雜相夸不然乃異書僻典懸金帛而購求萬卷列庫以富自大其能以政治禮樂民生日用之事為心既難其人況於性命道德之說儒臣講讀偶一及之

輒已回顧匿欠蓋驕奢成性好勝不堪勞苦若嚮三數者多則督人成之以為傲具至乎政治性命之學則必躬嘗心得後可能焉非可假手人而成也宜乎世難其人矣宍戶侯宗藩水戶公推恩而今相公貴介弟也好學遜志其自奉淡泊蕭然如書生尤邃性理書纂其自得者出性命圖論一篇其淵微精粹之義剖析無遺謂邦彥亦粗涉其流者俯辱下問可謂超時習而卓然者矣邦彥愚腐雖欲勉強有所贊以酬知安能其間置一辭以厭其心焉然程子言盡性至命必本孝弟又云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一統



事今夫高談性命不本孝弟灑掃者所謂性命者亦空談而已則與嚮三數者之為相去其間幾何是亦疾之所惡而未及者矣故今舉而陳之乃所以羽翼疾言而酬其知之萬一也

二禮儀略序

喪祭禮之大者也先王本情起文後賢順理脩儀其書具存可誓而依也今為人子此之不誓而舉父母精魄一委之浮屠之手任彼之所為已乃燒香一拜之外餘無所事而謂吾能慎終吾能追遠則余不信也但三古異俗五方殊宜苟不究其情理欲必鼎俎

以為器端委以為服而後謂之禮矣則其貌愈似而其理愈乖何異乎少年子之戴垂巾披縞衣吹笛歌詩自謂唐人以嬉焉是又陋者所以取怪招笑也村士翁行藏所輯二禮儀略其斟酌時宜庶幾乎不失情理矣翁博物人也余少時聞其唱性命學門育多士後余蒙辟來此今共事岡田子強及其他聞人服部佑甫以下皆其徒云此書蓋其薰染成就門人之一端也翁之於師道抑亦勤矣世道日降偷薄成俗國家新政深以為憂盛推儒術扇回頽風不肖彥實與子強同董其事子強謂欲使民德歸厚者莫先

於二禮焉乃首校梓此書以授門人子強之於官守亦可謂勤矣彥謏劣承乏教職日夜惶懼莫知所措今賴二子之勤以得奉職免罪則其為貺也多矣是其所以不以鞅掌而拒序言之請也

東奧紀行序

凡紀遊文巖洞之怪奇雲烟之變幻好奇者皆能言焉至于山之背向水之源委與夫道里之遠近迂直與封疆之廣狹因革之詳乃非眼曠百代胸領萬里則不謬者寡矣奧之松島天下名勝也記者皆極力出奇欲以鬪其勝其文非不斐然可喜也但繼而遊

者欲按之求道則茫乎猶如墜烟霧其文雖奇亦何用之中水藩赤水翁長子玉舊有東奧北越紀行其言雖質井然秩然猶數方罫而進步大異于向鬪奇者之為矣翁年踰七旬學究萬卷其於方輿最所篤好嘗以二十年工力改正輿地圖又嘗奉藩公命著大清輿圖及歷代沿革地圖又志大日本史地理其談萬里之外百代之前猶如指畫家園方隅況奧越彈丸之地其道里山川宜乎井然于胸中而秩然于紙上也後之欲探勝二邦者其舍此而更何乎求其姪中行校錄而註之將以上木來以翁意續序余

既文翁興圖以問世者二今雖病矣可不牽帥成三
而副其意乎

宸翰御製詩記

皇帝八年正月晦京市失火延及宮城

乘輿出避越三日事聞東都

大君震悼使命相踵入候大出教營作命輔佐

元老白川侯源公總督

帝曰國有規制勿草草公曰慶元恢復百度苟簡九重

之居未盡由禮歷朝仁聖殊重煩民因仍至今雖

王者御世以德不以富抑亦堂堂天朝單薄如此

何以鎮天下

大君曰文獻有徵往欽哉越二年庚戌新宮成殿

堂門廡以及窓戶陛欄之細誓據古制尺寸不失

帝大喜親書御製詩以寵光幕府既數月

大君親臨宸翰一通以賜公曰致此非常之寵

者蓋皆以卿總督有力故已公拜誓首曰

聖天子仁明之德

殿下奉上之誠下則百執事奔走之勤臣若竊以為

己功則恐隕越于下遺

殿下之羞然事出特旨遜避無路請奉而歸家召

共事僚屬同對揚

天子之休以沐被

殿下之恩或者大福有所分庶乎免罪戾

大君曰善乃大宴僚屬揭親臨御製詩於中堂

以慶之實寬政四年閏二月二十有七日也既召邦

彥謂曰鎌倉室町之隆攘夷尊王非無其人而未嘗

聞有天章至幕府者何哉今從政明時親覩盛

事餘光又延寡人之身寡人榮且畏焉邦彥進曰自

古君臣所以款密無間者獨和而已矣夫和者必由

讓而協焉其盛者為樂所謂言志者則又非金石鏘

鏗之所聲道哉伏惟

神祖恭順之誠奉循百年至于

殿下更有加焉茲焉誓古營繕大合

聖天子隆禮之意褒嘆之餘油然煥然發為天章以

昭回幕府

大君不以獨私而分之閣下閣下又播之百執事其

遜讓清穆之和愛然中外夫

聖天子在上

大君祇承以恭順閣下又輔之以訏謨繼之以敬畏

於凡天下事抑何難之有宜乎祝融蕩天粗不失一

東山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同陰

物適以開維新之美觀而鼓至和之淵音矣若夫鎌倉室町二氏假非其有以自營私是以其為世王臣挾名器以自大慕僚恃富強以方命上下相軋動有違言其不至尋戈者幸也尚何油然至和之音之望哉公曰善子既能言矣其筆以傳焉邦彥避席曰

聖天子

明大君盛德大業小臣賤陋妄意贊揚既非其宜况於筆之萬萬不敢公曰此之不敢何以載筆立朝乃惶伏慙懼敢冒覲塞責如此

翻刻墨池瑣錄小引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書雖小藝矣亦有道焉苟於其道不著且察則雖終身習而由之吾將見其愈熟而愈俗練極而陋極矣是院體胥書所以為大雅所棄也升菴楊氏墨池瑣錄其采選稱頗得要亦臨池家佳冊也後世若能察著於此庶幾乎免陋俗矣余方外蘭臯師經禪之餘筆札自娛每抗志於晉唐而宋元以下則不屑親抄此錄欲刻以共入千里相屬以序余與師別八九年中間書問不能一字相報師既能不嗔又能不怠以至于今則其所請豈可虛也病告

數日頗閑偶披古帖因思師事且作此數語遣之

二葉草序

京師市尹伊勢守三浦君好學敦古道仁厚明吏事
初尹南都政必務本風化大行京師人日翹首南望
曰安得若人而尹我事聞政府不次遷擢以從民望
其政如南都市人大悅君之在南都也大和

神武帝王跡之所基也行部歷覽

帝之所艱難勞勩之地慨然歎仰取 國史拾舊學就

帝行軍制勝建都奠民之次第發明其所以本於陰陽
造化之自然之深意著二葉草一卷以使人知 皇

統所肇開網常所由立及民生有今日食穀衣帛尊
君親親而得與夷狄禽獸辨者皆出於

帝神武不殺之大德焉可謂知本而敦古矣宜乎其尹
兩都能悅民心而成風化也壬子冬邦彥奉使購求
大和諸名刹古文書道偶過樞原墟問所謂畝傍
山陵則蓬然田間數尺丘已獨木松梢鴉雀悲鳴之
外聞不見拜掃之人邦彥乃浪然而泣瞿然而懼既
入京見君爲道余之所以泣而懼者君因出此書徵
序夫君既能知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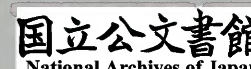
帝之德而又親覩其遺跡矣他日召入輪對豈能忘邦

彦所泣而懼之言哉則其所建白安知不
山陵在
其首條又安知不此書其先鞭哉故今舉此以殿其
序亦所以志余感也

香山吉甫詩集序

余奉檄東來香山吉甫筒寄其詩歲率三數以悅余
又促序其集吉甫之詩奇麗閑雅養之以洛汭風月
其響琅然清而揚又其所題咏山水花木皆余所曾
習觀而牽戀者矣故詩至輒必風簷燒香而誦之未
曾不如身在其間相與酬對優游也凡余之疋羸狼
狽於世塵中而粗得怡養性情而不遂以顛仆者皆

吉甫之賜也但簿書期會之相督送迎請謁之相驅
有時乎親戚吉凶問遺或廢缺踰時是以其於吉甫
只知貪其賜而忘所以報之既吉甫之賜亦絕而不
繼皆余之罪也去歲冬奉使還京知舊嚙然集門而
獨吉甫不來余使山蘭卿促而始來來則艷然其色
厲然其音謂曰子今志遂意得矣與林野之人絕也
固宜書則不報序則不作余乃惕然自咎赧然有愧
又愠然不平其不相悉焉俯而思之吉甫閑高人也
未嘗知仕途忙迫今其見怒責也即其所以為可愛
也又吉甫之樓曰來青初余離京與之別有詩云待



我幅巾歸隱後來青樓上醉題詩余欲他日必踐其
言未可遽與吉甫絕也乃徐起而分疏所以成罪之
故吉甫乃怡然而愉余時欲急作序以媚之而使事
方殷未可近筆硯也既還竣事排百冗而言此以悅
吉甫且以成他日之地云

春秋左傳國次序

壬子冬余奉使而西宿岡崎城有金澤生者贄其與
琉使唱酬詩萍水奇賞一卷介驛吏而求見余方苦
驛站送迎吏胥紛然而生獨能以文事進喜見之生
出其所輯春秋國次者以相質旅途勞頓數語未了

昏昏低睡不及聞其詳而別余終使事而東生又侵
晨迎謁于矢矧橋遂相送十數里舉其編纂之意以
請序既歸又封寄其稿本以促之可謂勤矣凡余奉
使所職者翰墨玩好事耳其他非所與知也窮村小
民不知官守有限不可相侵謂凡稱幕使者其飢寒
冤枉皆可訴焉有時相聚喁喁與前曉以非職事所
及而後始能散去猶相顧類乎有望者余亦為之愀
然今生所請亦非專委所在然不可謂全然不與我
事相涉則豈可使其缺望也且觀其萍水奇賞者尾
府諸賢每喜與酬酢則生為士林所愛可知焉於是

取而序之曰欲談春秋者不可不知其世也欲知其世舍左氏其何以哉今生能離而合之聯而折之再四易稿以成此書不自知其勞亦可謂勤矣他日於春秋庶幾乎其彬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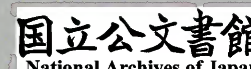
紫宸殿賢聖障子畫摸本屏風記

尾張國大傅從五位下成瀨正典傳大納言公言以諭征夷府待問儒員柴邦彥曰紫宸殿賢聖障子畫

寬平帝深意所寓非尋常圖繪之比也中間騷擾院工失傳者五百有餘年

今上聖明再復舊觀寡人辱列三宗守藩侯服惟此

盛典不副而守之恐非所以奉事王室也今使住吉廣行板谷廣當摸取一本森尹祥題辭其首裝為八曲屏四帖以藏焉又以負文龜及獅子狛犬圖相聯同在御後別為橫卷以附藏事皆聞知閣老汝與知其顛末其作記以終之邦彥聞命惶懼莫知所措退而思之昔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曰周禮盡在魯矣又吳公子札如魯觀周樂四代舞夫周之盛禮樂之籍王府豈有所闕哉而周公魯侯又備而存之者蓋宗室元侯之於天子不獨干城禦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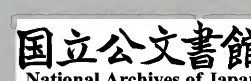


為而副王府而守邦典亦侯度之大者矣大納言尾
張公閣下三宗上班一代耆德夾輔幕府藩屏
王室今欲學周公魯侯之事為天朝守邦典邦彥
不肖既奉朝旨與知其事則不可不詳說備記以
成公之事也不可飾讓虛辭以苟避也謹按
寬平帝宵旰求賢以當世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親選歷代名臣勅神泉苑監巨勢金岡肖像其
儀容內藏權頭小野道風錄其小傳貼之御後障
子尚友以旦暮焉夫殷周至李唐三千許年其間或
以佐命元勳或以博物讜議上者端委而在廟廊下

者布韋以伏草野若文藝若武功赫奕一時流芳千
載其人何限今就其中拔三十有二人其才其德盡
其尤不遺是乃

帝知人官人之哲鑑所以能坐而成垂拱無為之化而
又其燕翼貽謀欲使後王以此為觀人法之深意
矣

聖子神孫憲章此圖大得人材焉是又其所以能繼而
致延喜天曆之隆也凡天朝禮文皆損益三代沿
革隋唐獨此圖則上無所本旁無所倣事出于宸
斷創意以為子孫之法者誠非可比尋常玩好圖



繪矣。歷朝承其意寶奉而慎重之活脫設之非公
會大儀不敢陳也是以內數災皆免經
三十帝三百餘年至于寶治末猶無恙後取置
行內以釘錮難動建長火遂成塵土既而兵燹相仍
宮闕苟簡此圖只取其數章服儀容非復寬平之
舊慶元撥亂百事草草此又未暇及云
今上御極百度復古中衛殿廊盡照古式改造此圖
亦命釐正邦彥不肖辱執役于幕僚末班幸奉
台旨與大學頭林信敬等詳議作圖進上更經二
管博士福長為德駁正而議定以授畫員廣行綵繪

功畢而後三十有二像宛然寬平之舊矣恭惟
帝德廣運振舉墜典使臣庶得仰觀五百年前文物者
是蓋

烈祖在天之靈誘睿聖思賢之衷以闕知入官人之
哲鑑矣宜哉政治禮樂駸駸於延天之盛矣宜哉大
納言公慎重而寶守矣邦彥所聞障子興廢之說如
此其名臣各入年貌章服雜議詳定之說別有考證
存焉今此不及也

賢聖障子名臣像縮本帖子記

紫宸殿母屋北楹九間隔以裱榻以寬平中勅令

畫歷代名臣稱之曰賢聖障子焉每障高七尺濶七尺有五寸衣以白縑四邊軟錦池三寸飾之四圍又護以二寸髹漆木貼凡全障之大高八尺濶八尺有五寸也當中一障有戶雙扇高五尺有五寸濶各三尺有二寸有五分紙鈕開闔以通御路其左扇則畫獅子右扇畫狒犬皆向內而蹲高可二尺有五寸戶上平額一尺有五寸畫負文龜龜甲大七寸許其餘八障東西分設每障四像像長約三尺有五寸東則列馬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諸葛亮蘧伯玉張良第五倫管仲鄧禹子產蕭何伊尹傳說太公望仲

山甫十有六圖西則列李勣虞世南杜預張華羊祜楊雄陳寔班固桓榮鄭玄蘇武兒寬董仲舒文翁賈誼叔孫通十有六圖東第二障西邊與西第二障東邊皆有戶偏扇高如中戶高其濶則四障之一第五倫與班固皆在戶上邊池護貼亦附戶開闔焉各像上方糊列金畫彩箋二幅以錄其小傳箋長尺有一寸其濶八障之一五色班駁兩兩相比以襲衣次也各障背面亦皆白縑衣之畫以花枝翔禽金彩繪飾四散爛然所謂錦花鳥也是皆寬平舊制寬政二年敕禮官考進改造而畫員藤原廣行作圖者水戶

相公曰先君義公聰敏好學殊重邦乘朝典手纂國史禮書其書既蒙宣索取入秘府為天下言禮者所宗矣寡人辱承遺緒列守東藩幸遇明時親睹盛典今不謹錄附之禮書而傳後則恐非所以奉先志而事天朝也於是使廣行寫縮圖一本分為三帖既成命邦彥以記邦彥以與知名臣像章服議故不得以不敏辭謹記障子制度尺寸以應命

崔林莊記

崔林莊者阿波國諸大夫國人所謀而置之以樂公也初公甫十有三襲封國多故而憂勞十餘年又性

寡欲凡聲色玩好貴人所耽淫者泊然無所動於中但時小隊逐禽近郊亦以與左右同適已其朝在東都雖此亦不能有焉聞政講武餘蕭然對卷默坐猶書生諸大夫憂曰如斯而不圖恐卒成病矣相與思所以樂之得高崎源侯廢園於東郊深川里焉謂前俯雲海傍連郊田庶幾乎致雲雁霞鷺以供公一朝笑樂或以道達其氣脈而融和神志矣天明六年就買其半以為遊觀地既以其狹隘不足容逍遙再寬政三年請而割八町堀第又對換其半以并有全境北限大島渠南漸之海東至乾苔場而盡西則屈曲

隣吉田侯莊與石場斷長補短尚且其地未滿三頃也公喜而樂之北開門面石島橋門側起長房十數間為憇息所其他岡阜岸坻之宜置亭榭者無尺椽營構堤墻之傾亞溝池之淺淤與夫灌莽菑翳之蕪穢一從其舊無所修疏其稍平行者皆縱園丁耕種畛畦縱橫麥禾蓬然也公朝會歸臂鷹來逍遙其間仰芙蓉而睨東海迥然神和而志怡焉時又驅捕池禽三五翼以自嬉諸大夫國人喜相語曰果得以樂吾公焉亦欣欣然也邦彥執經侍公者二十餘年詳知公德性矣所謂不淫聲色不侈園池凡可以頌贊

貴人者於公則固不足稱也但其謂雁鷺可以樂之者亦非也夫公富有阿波淡路二十有五萬石其封邑山川林藪綿亘百里誠使其貪禽則一朝戒徒雉兔鴻雁積如丘山今此之不為矣而僅僅池溝凍禽豈足可以動公懷哉蓋公之於部民食息未嘗能少忘焉其在封窮村僻邑常必親履而視之至于來東都則不與民相見者期年旱潦飢飽雖日聞左右然其淺深多寡目既不得覩則心每為之懸懸今其來此逍遙也仰而望者卜雨暘若否也俯而踏者試土脈解結也傍察穗穎之低昂與草樹之榮瘁以知年

之順成與否隨而備豫之則雖躬在千里而猶朝夕
臨而撫之夫然後公心安焉是公所以樂此穡蕪數
頃莊田視以為錦林華池也一日顧邦彥命記邦彥
沐公恩非朝夕迫於時勢不得終事今欲報其萬分
舍筆硯無他路於是敢書盛德一隅以為後嗣法焉
其崔林云者瀕海顯地也適在莊內因取名之亦存
舊也

采芹采菽集序

余十八來東都當時好文諸侯三數公獨肥靈感公
稱最賢其儒臣秋子羽則為余同門先輩一日相見

於林正懿先生座時子羽新自芙蓉還手巨觥據首
席談東海日出風度飄飄猶天外人也曰某於世有
志願三焉興學刻集其一則登岳也今三願既遂吾
事畢矣余時年少歷事淺矣意竊謂家國事不有猶
大於此者乎未能脫書生體面也且子羽文酒放浪
於法度外師儒之任恐非其所長以靈感公之明付
之以黷政亦所未曉也既十餘年見肥人文詩樂泮
集者於京師市自諸公子大夫以至於倉庫刀筆吏
斐然成章其音颯颯雄偉皆規模子羽文集余愕然
驚曰此子羽之所以事其君乎嗣後數伊形中村數

子經學文辭其聲相繼籍籍于三都之間焉後數年
又得其學制教法而讀之皆子羽之所草定條理詳
密井然極有次第不謂子羽之胸中有此謹嚴矣不
覺又為之失驚也因自咎淺矣余觀人也夫子羽其
外褻偉而其中樂易其發為文辭飄逸絕群錦展珠
轉以悅人與之坐猶對喬岳而觀雲霞之相依變幻
焉是以見者皆悅為仙人樂相從游是蓋靈感公所
以取而表之使之鼓舞衆材而後徐納之規制繩墨
中之神機也宜哉能成此斐然多士也既子羽沒而
公亦捐館數李諸賢相承奉遵其學政益振不少衰

焉庚戌夏知其訓導大城文卿出袞然大卷數軸曰
此為采芹采芻集藩士詩文也請子有以序之亦數
士厚之意也余又驚曰樂泮既多矣今又有此華矣
富也今諸侯國未嘗聞有如此其盛者也夫物極必
變肥人之於文辭其盛既極矣其將變乎余不知其
變之所之果何如也其將怪竒險詭為牛鬼蛇神乎
淫靡纖麗為西崑香奩乎抑亦改轍轉轅博物洽聞
萬卷自大乎將遊談無根要渺恍忽玄妙自高乎如
是而不知所以裁之則余恐其弊將立黨結朋是非
相攻騷然一時以梗政治其至者彊悍不顧橫議觸

新山文集 卷之二
忌以自取禍焉是皆非變之善者也既有數李大城
諸賢在焉此數弊不足豫虞也果能忠信以培其根
禮義以固其蒂言不足而行有餘愚于貌敏于德溫
直平實以為家國之用則靈感公所鼓舞穠毓而富
其華者後嗣諸公將坐而收其實焉則其裨益國家
豈有大於此乎是蓋子羽所願望而未言者矣藪李
諸賢今日之責也余既仰歎靈感公之神機而嘉子
羽諸子能造其始矣又喜有數賢將以裁之以收其
實而成其終也於是舉余所以三驚之終始以告之
且以志其少年失人之過也

龜山侯公讌詩錄序

十許年來詩風日淺俗其尤陋也殆如世所謂俳歌
者豈文士鬪靡喜新相軋相勝惟悅俗目是謀而不
自知其至于此乎抑亦風氣日趨衰頹而人材猥瑣
不振乃爾乎是可憂也邦彥罷駑思所以易之而位
卑學疎言不入信未能有得其方也龜山侯儒學中
島潛夫一日手公讌詩錄一篇示邦彥曰是寡君所
與諸臣唱和以自娛者寡君以幼冲臨士民能不淫
聲色玩好而優遊文字某以為喜焉子請其一言以
相勸勉可也邦彥受而卒業泱泱有唐音之遺無一

語涉近日淺俗氣韻是雖潛夫等輔導得方亦足以見侯天資英特不為流俗所移焉後數日帝鑑殿東廊始得介宍戶源侯見侯溫粹之色謙和之貌薰然令人心醉夫侯國之宗姓其先公世參大政皆有偉績今侯風標才鋒已嶄然朝列異日登庸柱石邦家其移風易俗之政安知非此篇其先鞭哉嗟嗟邦彦老矣恐不及見其盛焉敢書此以徵諸後人云

神祖踏石記代平壺侯

寡人述職朝于東都道由美濃國今津驛館于驛長伊東□□家庭中樹石間有一座豎石護以藩籬甚

謹問之則□□改容拱立而對曰慶長五年九月十有五日

神祖克反賊三成于關原其夜陣于藤下村明日移入驛長木村某家踏園池石橋而立以見諸將曰是天下踏石也乃此石是矣後木村氏家衰寬永中□□之先人代而居之謹率里人愛護不敢怠者乃爾寡人聞而悚然起敬因就請其一角缺而在地者奉而置之邸中

神祖原廟側夫自足利氏失柄干戈相尋者二百有餘年雖以公卿有土之貴亦不免鋒鏑況其下者哉

神祖一出拔生民於塗炭而開一代太平今不德如寡人乃能不失尺寸舊物端委而享南面樂者皆神祖之賜也昔周人思召公德而愛其甘棠神祖勤勞天下豈止聽訟斷獄之比哉而其關原之捷又武功之大成者宜乎里人愛護此石之謹矣今寡人奉其缺角而寶之者亦所以寓崇奉之萬一且以為子孫鎮宅之符云

琉客談記序

薩侯老公隆儒好文風流遊戲之餘好作漢語清濁輕重宛如清人口氣寬政八年中山王尚溫謝恩使

王子尚恪來中山於薩禮如附庸故一行陪臣例皆館于薩邸老公聞其儀衛正鄭章觀及樂師蔡邦錦皆嘗入清學于福學召到榻前親問其在清中所觀事交語皆不因舌人往復如響云既而親譯諭其儒臣赤崎楨幹記以國字輯為此書清國朝野禮俗粗可概見焉此回邦彥亦奉 幕旨至薩邸見鄭蔡二倍臣問事皆賴舌人而通言歷數節往復而後事始可粗知焉猶未能了了愉快如老公之為也邦彥不才幸載筆食朝而不能望老公遊戲餘塵是可恥也

異年號表序

異年號者不詳其出何人也□□□撰字既淺俗義
又多取之浮屠言恐非朝廷頒降也獨神龜詔舉白
鳳朱雀號延曆解稱大長號則不可謂朝宇間全無
聞知也而舍入王史皆闕不載何也豈以陋謬不可
示遠耶將參差錯出不可齊以干支耶皆可疑也要
之史缺有間百口異傳王以宏才精識脩成一王法
取信萬世其於疑者則闕如固其所也似不可必更
幽索僻討而攬之也但碑志雜記往往用以紀年外
國人又傳錄著之策則有不得遂略而不省者友人
藤子冬博古好奇凡天下古文斷崖邃壑搜訪靡遺

一日就其中檢出異號推以干支作表以譜而後參
差可齊而世代可考足以補史家之遺亦鑑古之佳
冊也

詩仙堂志序

詩仙堂者石川翁丈山之隱居也丈山初名重之仕
為

神祖侍臣身長九尺膂力絕人大阪之役單騎奪門
橫貫敵城提二甲首而出氣蓋前列既以犯軍令其
功不錄遂以見黜乃飄然遠引就洛東山作此堂以
居焉選漢魏至唐宋詩人三十有六人詩扁列楹間

日吟哦其下以自樂類不復知世所謂榮辱者果為何物焉

後水尾帝聞而高之欲徵見之翁上國歌一首以誓不渡鴨河辭焉

帝亦嘉嘆不强嗚呼以翁才武際於草昧風雲使少貶其志則萬石之封未為難也今一蹶乃棄而不顧使聞者灑然有脫塵之懷又嘗戒子姪曰忠義所在上意有所不顧亦足以見其志節矣可以廉頑興惰焉翁既沒所謂詩仙之堂其門人安宅者繼而守之後又僧住者二世今則尼姑燈宗居焉中間守僧不謹

遺物頗散亡隨又討還粗如原數云以享保中

靈元院上皇嘗一臨幸遂列為洛東名勝焉邦彥不

肖景慕遺範非一日嘗閑放在京月必一率生徒而詣焉嘯咏升降於月樓梅關間誦其詩讀其書撫其遺琴劔扇拂所謂六物者慨然永懷因顧而視尼姑乃孤貧單薄將不任奉守焉懼賢者遺蹤或終散為之顧戀徘徊泫然淚下後奉幕檄而東每烟朝月夕未嘗不往來於懷也幕僚有三橋君子弘者風流人也其志操有契翁韻度入衛二條城亦嘗一遊賞摸取其手澤遺物成志四卷來索余言夫物成毀聚

散蓋皆有數焉雖以萬乘之力而有不能必之百數
載之後者況此落莫者安能保異日必如今日哉今
賴此志而翁之流風餘韻將不墜于天地之間則可
以少安余前日之懼也使無其督索固將相助張之獨
老病相仍公事紛集因循七年子弘沒其嗣子音能
續父志欲梓以公之以工既成見促乃撥百冗以言
此子弘諱成烈蕭然恬退博學善國歌子音名成方
剛直侃侃 幕僚之望也三橋君父子其處身事國
所得于翁者多矣宜哉於翁之事眷眷也彥之尸素
于此既不能謬諤益國又不能高蹈自適苟然日又

一日是又所以自慨也

漢篆千文序

漢篆千文亡友高孺皮孟彪帳祕古印篆也凡孺皮
作印雲驚煙卷龍躍鳳騫極天下之變而其點畫之
間屈伸添減毫無所苟皆取法於坐右一弊冊余一
日取而視之乃印本千文也其行間縱橫倒側皆亂
寫蠅頭細篆既無餘地則別黏挿紙條以繼之翼複
簇簇其腦腹為之彭張殆不可翻開也孺皮顧曰此
穢蕪中能出驚雲躍龍猶之糞壤中能出艷蓋竒葩
也請得子一言以徵也余曰諾哉獨奈剩幅副葉漫

汚無餘抑欲以余言之何地也相視一咲而罷事
在三十年前當時天下作印已宗孺皮聞有此書者
思見之猶渴者思靈泉孺皮既沒愈久不休而其冊
子猶尚穢蕪依然無倫次不可傳世也於是其門人
□□□□等理而次之梓而公之來責余三十年前
諾余於孺皮之手澤雖出戲劇之餘者尚將贊而張
之況其書可寶而其諾未償余言豈可待人督促哉
其纂錄上泝三代下逮元明籠羅無遺以其得于兩
漢多故題曰漢篆字又不止千數以其稿本所由肇
亦依而不改云

蔽山園圖序

長洲侯風流坦率不自知身食二萬石南面而專城
日與布衣韋帶遁世之士雜坐歡噱品題文詩書畫
上下其論以自娛其作蔽山園凡門廊池橋樹石之
所錯置泉流之所轉注以至乎欄楯窻戶之微皆學
中朝名園之制一履其境恍如入平泉而坐輞川焉
居移氣養移體侯之筆墨絕塵超凡雖出天性亦未
必不由園為之助也世人見其異常也大驚為怪喧
傳以咲蘓子瞻嘗謂鶴之清遠南面之君不得好酒
之荒惑遁世之士不為害今此園使遁世處士主之

東山文集 卷之三十一
村野

則清曠遠韻足以高一世焉唯公侯貴人則門堂窻戶其制有常雖燕寢閑房亦有不可苟焉者侯之風流雖欲自下儕韋布遁世之士而有不可得焉者而欲終有此園則於物議或生是非於是諸大夫重臣懼而有請侯愕然而驚怡然不忤即日毀而從常制亦可以見侯小心樂易有南面之度也既而近臣樹鯤愠侯所嘗留意者一朝而廢夷作圖來示曰世所謂茶道者何物非出于一無文狡獪利休之臆創乎開國元老本多侯殊深惡之至乎謂作此者必絕嗣而侯伯士庶謂之風流靡然趨之果成何風流其不

牙僧之窟則請謁之媒乎一名侯移方丈茶室其費千金而輿論不怪寡君所欽羨則博文偉烈唐宋諸名公之所為矣其費不能茶室十之二三而物議沸騰重臣喧嘩千人亦盲萬人亦盲寡君過小心已是何顧之有其氣怫怫而不平余因舉前說告以其成其毀皆為侯美談鯤亦怡然氣平而色愉乃書與之使置卷首

赤城睡鐵序

故水府大傅備前守丹治大夫□□公事餘暇取李氏蒙求使一時能者細井知慎等三人彫以為印章

東山文集 卷之三十一 同會

五百有七十又七顆譜以自娛命曰赤城睡鐵蓋近世篆籀之學至于細井氏始開故其行筆運刀之際皆有法度可觀焉昔府先公義公以盛德雄才大興文教照映一代而其風流遊戲之餘伎又出彰考館瓢樣小印云乃大夫及此事未必無所因也大夫其人武毅直諒載其先德以當藩政風節巖巖至今使人聞之悚然而又能無忘於文事而寓細娛于此其風韻可掬也宜乎其光輔成公良公二世文武能無墜義公之烈矣是雖小矣亦可觀其一斑也大夫既沒好事者聞家有此譜就而請者相踵令孫今備前守

東岳君不忍終秘之輯成六卷分之同好者共賞來徵邦彥敘邦彥讚岐人也常喜談宗國水府之事不倦今亦樂而言之

畫學大全序

畫之雖小道將有以肖天地之文而類萬物之情其大者陰陽變化既肇諸義圖降而夏后之鑄神姦殷宗之象夢弼是其為用豈特為娛目悅性之戲玩而設哉故執此伎者自非識度上下千歲而縱橫萬里者何以能盡其道而任其藝焉今夫跡不離鄉鄰腹無半行字獨欲潑丹映青以列能者難哉田安府府

僚谷文晁字文晁博雅有勝情又嗜繪事樓居以寫
山自命雜陳古器圖籍日超然自得其間其人清癯
如不勝衣而精悍強力杖屨所及東起輿羽西盡肥
筑其探討窮僻有時乎裹數日糧涉無人境鬼魅之
所出沒豺狼蟒虺之所睨傲山川崖谷之流峙風雲
霧雨之開合與夫草木鳥獸蟲魚之限界異性者鄉
俗民居之隨習殊俗者掬古風於陋村吊昔賢乎斷
碑神詭靈怪雖幻必審毛羽鬚眉雖微必察目取筆
錄收入腹笥乃文晁識度謂之領畧萬里則非耶白
川源公博古好文罕可意者而其輯集古圖獨取文

晁以自助戊午冬遂從公於白川祗暮年而歸出一
束書稿曰此余旅寓中餘業也其書類次六朝至明
清諸名匠畫訣以成編又摸取周漢至唐古蹟絕無
僅存者鏡背鼎脣碑顏崖腹苟有物象隻影輯羅不
遺以翼之於畫學可謂集成大全焉其博綜有以
十數年之功而不易辨者而文晁獨能數月旅劇之
餘事成之使其平昔胸腹無上下千歲者安能如此
其敏捷哉文晁據此二者以臨藝所以其執筆肖物
情文兼盡變幻無方而不謬規矩也上自三宗公一
時侯伯翕然向之而蒙白川公之知特深者又以此

乃文晁之藝非屏障扇冊娛悅之玩具也審矣而余之麤鹵動以屏障扇冊不急之事相恩月凡十數次文晁每怡然不忤能出奇以相樂今其徵序安得不大聲激讚而悅之

米家書訣序

士之於藝便於性勤於學明於法而後可以列作者林也三者闕一則不可況其全乖乎余於書學性既不便學又無所勤焉雖常喜觀古法書好弄筆札其實所謂八法九勢一靡所曉獨冥然師心妄作自娛世人意其或有所知矣索字者相踵於門余性弱不

忍拒之亦頑然厚顏為人作字不知月凡幾十百紙顧而視之則怪謬滅裂無復條理而不以之為羞者以非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余所以三十年靦然於藝林也友人河孔陽於筆札性既便而學又勤矣而其取法步驟大米近輯米家書訣來索序余喜其用功之勤思贊而張之而莫知所以道之但以孔陽之性便而學勤而信此書不吾欺也惜乎使三十年前余遇此書者庶幾或免終乎靦頑無恥今日我矣今則老矣無復奈此書何是可歎也世人若欲知孔陽之藝則觀於此書可也欲知此書不欺則觀於孔

東山文集 卷之二 下 同 繪

陽之藝可也及時自勗無余今日之歎其可

集古妙蹟序

書體之考變篆有通有彙隸有釋有辨草有訣有韻
會有辨疑唯楷與行也未聞有專書也豈以其體非
如篆草之難辨不必汲汲於成書耶抑書必同文干
祿中書之外非詔勅表疏日用所資而略之耶何宋
元明好奇尚古之士如許其駁鈞深闡微著述如許
其富而無之及者也夫晉唐高手絕藝妙契之餘巧
或時減數畫以便運腕又故出刺筆以弄姿態其風
流閑逸亦猶林宗於墊巾安石於鼻吟雖非服與聲

之正然因以成高使人艷慕不能忘焉余幼學書嘗
類次其一二以自娛但當時以溫習經史日不暇給
而廢高松府文學岡伯和又同余好輯集古妙蹟粗
就緒亦以他業相妨而未能成焉伊勢田必器筆札
妙絕一時師法晉唐於結字間尤留意嚮安永己亥
來訪余於東都客舍偶談及此因取伯和稿本授之
必器大喜遂輯羅漢魏及隋唐諸名蹟偏傍冠脚苟
異常者波磔不遺其於本朝諸賢大寶以上則皆收
入今茲告成釐為八卷於楷行無復遺漏可謂補書
學闕典矣以其緣起由余遠寄索序回頭思之與必

器及此事。在二十年前而余意之所兆則又却在三十許年前前後五十餘年間余所作字不可知凡幾萬紙每臨紙執筆心未嘗忘此事也今而見其成安得不序而廣其傳焉。

聯珠篆文序

池水道雲翁以一刀萬象鳴於寶永正德間自天朝諸公外國客使與一時勝流名家延譽欣賞者皆以此其聲聞餘響轟然于今亦以此而雖余亦未能外此而知翁也夫所謂一刀萬象雖云工鈔入神蓋亦戲鍊餘巧已翁之籀學雖以藤知慎書學而不能

超而位其右也而欲以一部戲鍊悉翁恐未足使翁瞑目焉竊以為疑後一日見翁所手校篆字彙引據淵博極有源委是可以盡翁乎殆未也翁五世孫曰榮幹字道卿介門人杉田伯元而來見其人粹和可愛出篆海篆髓等書數種曰是弊祖所畢生苦心也某力未能周校而悉鐫焉欲且舉聯珠篆文者以問世幸一言以寵之余因取而視之汪汪博而深察察精而慎鬱然一家之學矣當時名流藤知慎等叙引褒然既冠冕之余而後始信翁之為翁果不止一刀萬象矣所謂聯珠篆文者特拔數種精要以便童習

名山文集 卷之二
耳學者由此而求翁學則於其海與髓也思過半矣
翁名榮春道雲其字也其所著海髓之外猶有異文
同愛文字雙珠三體千文閑窓樂事云

名山圖志序

川村翁之長手一匕而起廢肉骨者歲不下百數而
不能自醫其膏盲痼疾是可咲也凡翁胸腹間所粘
結沈滯泉石煙霞凝而成癖者如山岳固非尋常藥
餌之可除也今試延置之名利之場奔競之衝蕩之
以聲色提之以榮位寵辱以摩其膚得喪以刺其髓
攻治以千日之功則何若余恐其癖塊不能減十之

一也而今不思所以抽筋換腸者更使谷文晁圖天
下名山勝區輯以為三卷朝夕觀以毒之余不知翁
膏盲可癒之期也既不能自慎毒又欲舉以毒同病
人抑是何說也凡淪此病者爵祿不可以榮之錢財
不可以利之威武不能屈艷姬不能盡如癡如髦頑
率迂僻為天下棄物矣今欲相毒同病人相率而為
之是不亦可咲乎翁與南部人也家貧無儋石之貯
性又羸弱不能巖棲谷隱躬耕自給肩一囊耒糊口
都下既又不能勝延請之煩環其居數里之外雖逼
以權要王公之嚴不肯移寸步刀圭之餘尚友古人

於陳編以自慰本欲為棄物而世不肯棄之衣食所逼又不能自棄世且繫此而睨睨也不然則翁乃躡喬岳而在天雲之表矣安能自抑而往來乎市塵間當其疾大發動也曠悶拂亂不能自排於是為此不得已之舉以順適於己且過一日是亦可憫也余雖與翁異業而其心迹有與翁相似者今見翁事能無感焉於其屬序也其咲翁憫翁者乃所以自笑自憫也於其圖成也亦不能終捨取而閱之則山之秀而峙者為某某州鎮水之澹而泛者為某某郡浸暝坐而想之煙霞之變幻泉石之竒怪恍如來耳目前使

人忘身在塵縲片時者乃翁賜也其因之而疾將益深者翁其將如之何

送岡子言赴任松岡序

水藩岡子言新擢宰松岡將之任來別邦彥邦彥揖而謂之曰子今膺納言公之選以宰百里抑亦榮矣不可不思所以報之者也子亦聞西岡者乎曰未西岡讚西部戶曹也其大夫堀嘗請而觴之曰今茲年飢而用不足我諸大夫為國疾首今以子之勤常賦無闕公用獲濟子亦勞矣請與子一醉以忘勞言未畢左右奉鴨羹而至西岡避席曰若以燕好賜之一

采山文集 卷之二
孟則某何所辭避獨以徵賦勞則不敢抑今歲所誅
求則盡百姓膏血也今日其無闕而賜之鴨羹與酒
某視猶見百姓膏與血也安能下咽推而斥之而歸
時一富人請推綿花者西岡曰如聽之民必叛矣
府議終聽之封民果群起聚府城市者二萬許人圍
富人宅毀之家什帳簿粉齏無餘府城為震遣二隊
將旌戟森然將兵威以驅退之衆憤益激沸聲成雷
瓦石鏃艾蔽空而下勢不可近也於是命西岡撫定
西岡曰某固已言之矣今不可為也雖然奉職在此
請死之獨使家奴張二燈一奴荷槍儀從蕭然而赴

之衆識其燈號相呼曰我翁我翁分街而伏寂不成
聲西岡直升富人堂勵聲曰凡下情所籲號當由里
正而達之掾吏而戶曹而執政執政以聞之府公節
次自有道今不由其道乃敢扇揚蟻聚以擾府城府
公在上悖逆大不敬能語下散去則善稍遲疑者我
有一劍盡臂力所有不使一人生還扣劍而睨二萬
口同聲一唯而爭潰猶水崩赴壑轉瞬頃街上閒無
一人邦彥猶及識西岡黑面而肥大寡默無文望之
可畏其臨民肅然嚴厲未嘗有溫言市恩之色而民
敬愛之惟恐失其意者非其懇惻一言斥大夫之酒

之心乎民有素哉子言聞而欣然似有所悅慕者余知其不辱選也異日聞東國出西岡則其子言乎請以此文徵之

埋木几記

中里翁玄陸示矮几一坐曰此奧阿武隈川埋木藤三位所謂冰下待春者天明辛丑秋洪水阿武隈大溢友人猪俣保親奉使修築堤防適得之持歸饋余製作此几就輪王寺准三宮王請名王曰非得名匠言不足以為器榮也吾豈敢四年甲辰夏帶入京傳玩公卿間大納言藤公資枝命名曰不朽賞以國歌

皆王之賜也行信以為榮行將繹舊學以詠歌詞華使枯几成春以樂末路焉請一言以徵之余反覆察之蓋油杉也是其嘗一成器奏功於世與其未也皆不可知矣入土千年奇香未散而值玄陸是奇遇也因亦有悲焉玄陸陸梁奇男子也其壯不卑小官而就之欲因以出一奇知於後嘗銜命使無人島蝦夷其背八丈青島而南奔潮四突而風無定方二十丈船簸颺如木葉千斤鐵錨繫以七十仞麻索兩墜其舷噴浪弄之仍躍躍舵後不沒連山濤一蕩輒十餘里不半日出琉球南又絕龍飛津而北貫松前益北

栗山文集 卷之二
沿宗谷舍利白所而東轉出骨那尻不粒食而露眠
於樹陰巖隙者彌月云其出入風濤絕島之間也豺
嗥熊呖鯨戲鼉歌境愈危意愈堅軀愈困神愈王志
之所存氣之所注將墜泥海而家火山當此之時也
枯几於何乎有親王納言於何乎有既而事皆不合
其所得要領皆斥不錄乃幡然奉身而退無復意於
世今又老矣將成蕭然一吟叟榮親王納言而寶抱
枯几以朽老焉是可悲已雖然玄陸雖老猶陸梁雖
埋猶不朽若有奇遇而被發掘胸腹之間豈其無奇
香之襲人哉

四十六士論評序

甚矣哉學之不可以不正也心病風者視直為枉學
失正者以忠孝為矯偽忠孝大節也於是而謬則何
適而不謬焉赤穗義士四十有六人復讎其忠義貫
金石曠千古而無偶兒童走卒皆垂涕泣而道之凡
宗孔氏談仁義者宜可稱贊之不暇也而曲學之徒
嘵嘵多言亦何心也韓子所謂小人之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者歟有太宰純者其學出自物茂卿其人
頗辨博好以鄙猥淺俗之言媚流俗取時譽凡自孟
軻氏以下世所謂正人君子者彼視猶寇讎極口詆

呵無所忌憚蛇之有毒者當其毒之盛也不自勝其毒反自啗其尾而不悔云純也當其凶毒之烈也反啗其師茂卿極醜詆不顧是其為人可知已舉其貪濁之心影之乎四十六義士宦乎枉直真偽顛倒失當也至于其言流離困迫寄身無所行險以博富貴嗚亦甚矣貪者疑人盜而姪者疑人姦故無徵而疑姦盜者自訴已貪姪也今夫正人君子之心迹皦如日月而嘒嘒不已譬諸向天而唾者適足以自污可不羞且懼哉語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余嘗觀四十六士手書帖數首雖其

流離困迫之境大義凜凜乎不可犯而歿生之間每以咲談戲劇處之未始自視以為異為險也使人讀之涕泣之餘悚然起敬畏焉夫純者抑何所見而云云哉其病風而眩枉直歟以已不能而不信人歟將貪姪自訴歟若使覩嚮數首書則其將羞死歟抑尚嘒嘒歟彼於大賢如孟軻氏無所忌憚則其於四十六士也何難老友赤穗森侯儒臣赤松國鸞博文好義又執事于淺野氏墟憤純之謬妄汚鱗正士極力辨駁彼所引據周官以下諸說鑿鑿有證左極為痛快嗚呼純之謬妄豈獨此哉但以其不足辨也大

雅士皆置而不辨蒙士視其不辨以謂不能辨而或
眩焉今苟能舉國驚此書以例大雅所不與辨者其
謬妄昭然晰然不待多辨而知矣然則此一小策其
干城正學未可謂小補而止也讀者其勿以尋常駁
論視之也

延喜式工事解序

函人春田永年初以阿波侯意來謀犀甲事於余余
於是有識永年焉後屢城門側見其與衆工隊走其
束髮細脩達額行步又異常望之稠人中而可辨其
為永年也後清陶侯持其所著延喜式工事解三卷

見命序彥時官事鞅掌未能贖諾也既而永年沒又
數年白川儒臣以羽林公命來促作序夫函人賤工
也而阿波白川清陶諸公見眷愛如此死而未休則
永年益非庸工比也又嘗於友人家間見其所考訂
文記皆鑿鑿有據則永年乃深于古者也既問其家
系則其先彥坐王

開

化帝時始作甲冑有戰功賜近江淺井郡墾田因以
墾田為姓以墾春國讀同訓稱春田云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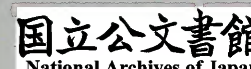
明帝時猶班朝列任造兵司後漸以降而儕衆工
而供王事寬永中幕旨徵甲遂因為幕府工

人自彦坐王至永年二十有餘年奉家藝以供國
事宜乎其家說與古制合矣凡王朝典禮士君子
所奉而傳者皆其大者也至其器制度數之細則不
有舊工奉伎以事國者士君子何以徵古道於千歲
後焉永年乃其人也宜哉數公眷愛不休也余昧于
工事工事解與古道合否則皆不能知也以阿波白
川清陶三公博古而謂之合矣則其合也不可疑也

桂源遺稿序

邦彦為書生從讚侯文學岡孝先藤世鈞等而遊讚
穆公與肥靈感公有姻親寂相歡愛文酒會月必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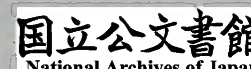
六字土桂源公以肥子封亦必在坐焉岡藤二文學
每侍遊退謂邦彦曰肥侯雄大溫文固為一時賢侯
矣而宇土侯可畏也簡重雄偉望之儼然百城之主
矣不似子封小侯也而其文采爛發似有時隱映肥
侯者宇土侯可畏矣時邦彦賤貧庸劣無由望見三
公清光竊欽仰其德文常樂聞二文學言也既而三
公相踵捐館獨二文學言隆于耳至今未能忘焉今
肥侯桂源公之冢嗣也自子封入承大宗而今宇土
侯乃於公為長孫方幼冲而襲宇土封客歲始朝見
親政首及公集使其臣坂本惟常示邦彦以桂源山



莊詩畫及遺稿以徵荒言因得聞其所未聞而盡其平生之全喜不自禁便將大聲絕叫以有贊之而其偉蹟妙篇實有非庸劣可得而窺者焉夫將謂之軒裳之貴乎乃泉石煙霞之情纏纏于篇簡又謂之山谷之癯乎乃莊重雄偉之氣颯颯于喉吻以為人則靈艷騰漢以為仙則又端委膳穀使人眩轉惶惑失據安能得名狀其萬一焉固當九辭遜避也獨四十年欣慕之私竊榮託名卷端是其所所以冒昧敢一言也其刑輯命名之議具于肥學教授李順之跋不敢煩及

芋山集序

余於先輩最推服鳩巢室師禮欲詳其源流少在都好從師禮之徒而游焉後在京又獲師禮所師資錦里先生集其後人木下靚而讀之其純正質樸宜乎其門出師禮因作序而使梓之後及來東薩侯儒員赤崎彦禮奉河口子深芋山集前後編二十一卷以需序余既得錦里集而窮其源今又聞芋山集喜起取而讀之其璀璨確實果足以發揮室門學也於是得詳鳩巢之源流償平生推慕之願矣因而有所感焉嗚呼世之所謂師云弟子云者一旦出其門則傲



然自外一言不相合則反噬師說以自是其甚至乎
口極醜詆反目相視如寇讐道路相遇不通言語焉
夫自音訓清濁而理義順逆句讀分辨粗得辨其一
二者抑誰之力也古語曰一字千金相距七尺影不
可履而今如彼所謂在三之義安在其文人才子猶
有可言焉稱為道術自牧者其謂之何是其弟子之
罪固不待論雖師亦罪焉者乎語曰其父復讐
其子行劫其為師者既輕蔑先儒妄謬自珍其為弟
子者自謂如此而後可取譽立名於是群起自是幣
帚自珍各自張陋劣無誓之言是以經無成說道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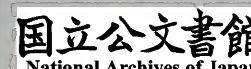
分裂風俗日漓余不知世道人心終將何如也竊為
天下懼焉唯鳩巢於錦里子深於鳩巢而後在三之
義明而師弟子之道立焉今子深之文詩視之世所
謂才子文人者雖曰超之可也未見其下也固足以
自成一家矣而不敢自足每必得其師評許以取信
於世是其文詩之細猶然況於道術之大其不敢倍
師說也可知己宜哉其門又出山田用晦山本子和
之徒能奉其訓不失今又校其遺文而梓之也是以
自錦里而至君豹等四五傳而其說如一日美哉學
之為道如此而後可有益世道人心而為邦家用也

是可尊也因書以冠之

麓谷集序

麓谷丈人清癯飄然往來人間殆地仙也而有天福
矣丈人名本修字務卿其壯嘗奔走吏事文簿紛沓
之際吟咏未嘗一日絕口既老致事蓬頭垢衣優遊
文酒以自得焉而天福之以子姓藝林之秀駢列膝
下文晁之丹青既冠絕一時次之文啓子行而二女
舜英焉紅藍焉孫又得文一宣子餘波所及婦有幹
幹壻有伴學古及管洞齋詩畫筆札粲爛一門王公
之需索都鄙之懇請絹素屏扇紛堆几案左顧則郁

然春林石盼則杳然秋壑炎天揮白雪霜下出紅蕖
丈人日清茶名香怡然其側歌吟以嬉興意所會神
解所至鬼魅之醜怪市井之俚訛一經丈人口化為
風流絕韻好事者傳而賞之不數日遍滿都下每有
吟社必虛左延之丈人老而益健莫謂寒暑泥險輒
欣然赴之一席間戲笑調謔皆入韻可歌既散悉被
坐客取去家不留稿於是文晁懼其久而無紀輯而
成編像繪其間以梓之丈人咲而不禁一日袖而來
示曰雖某舊嘗從事刀筆之間亦儒流人也其先出
自藝福島氏福島氏封絕去而住京者某王父也從



三輪質齋修王氏學又從笠原雲溪而學詩後擢于
戶曹書吏而升于幕朝者其先人也其幸奉遺緒
而祿食嘗奉幕旨勾當親藩催稅興作事本非其
好也不敢忘家學以奉宋人法令其於詩性所嗜亦
遵笠原氏遺矩不敢隨世好而影附李王響和蘇陸
以媚人矣今兒子晁等輯而成此子以為如何其幸
有以誨也余聞而始知丈人為儒雅世家也宜乎其
門庭粲爛矣蓋文晁丹青乃丈人所胎種丈人聲韻
乃文晁所資孕所謂詩中畫畫中詩者父子之間而
出之此雖一冊子不亦祖德之餘香乎丈人又咲而

領之乃書置之篇端王父諱親惠父諱本教所著有
田園類說云

湖月亭記

湖月亭者白川老吉村氏之別莊也君擇之先人時
羽林公賜之使輔政之暇遊優自養焉土木甫竣亭
和壬戌九月三日公嘗一臨以亭南面南湖親書湖
月字以扁之所以寵吉村氏也君擇弱冠聰敏謙遜
有器幹羽林公召而來都使與都名勝遊時時來余
舍談心術政事非復如書生獨事信俾章句比也榮
湖月亭賜作圖以徵記余因告之曰子亦知榮之所

由乎初子之先又右君之出福島氏而隱大津驛市也躬親捆履使內人執爨而濟朝火及大鏡公迎以萬石祿君蹶然而起請十數日治裝內人曰褐衣起而為諸侯卿冠裳儀從安可數日辨君起翻倒佛堂出小判金一萬圓曰唯有此可一日辨也內人熟視泣曰舊有此矣而使妾胼胝親薪水勞耶君笑曰使汝與知有此者豈能致萬石之聘也乃傳狀於舊舍人鞍馬旗槍不數日森然成萬石之儀從云是其膽略識量可畏宜矣當大鏡公之鑒不誣也今羽林公所以榮子者蓋以意血胤家訓必有又右君之流風

矣不知所謂湖月亭者與大津隱居廣狹華朴如何也佛堂下能出萬金耶縱能出此矣又能不使婦人女子與知耶既膺仕數世矣鞍馬器仗凡軍國之用固當具而無闕也但感恩應卒之士材伎忠朴能如又右君時乎否此數者備而後政事之間逍遙于所謂十八境者而息焉遊焉不亦可乎若夫不能然而流連風月耽淫詩酒以為高則非余所知也恐亦非羽林公所以榮子也君擇曰敬奉誨乃書與之使置之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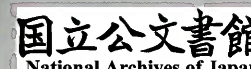
三朝實錄採要序

明氏之末造君子有不忍道者焉崇禎之君德非有夏桀殷紂之凶暴又非有周漢六朝末主之昏弱與叔寶楊廣之荒淫也而舉三百年宗社轉瞬付之非類使百億萬赤縣生靈化為異物自古亡國之禍雖以契丹蒙古之毒其慘且速未有明氏過者也殆有不可曉焉者何幸于天其罪伊何果神明有以厭朱氏之德乎九州之大豈無一人可眷哉假令昊天上帝遍覆一視無間于華夷內外亦獨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先王先聖又何心忍而忘齊州而不顧不得已而授之流賊不猶愈付之腥膻異類乎抑中州之風

氣日散日漓其淑靈神秀者磅礴鬱積無所洩橫奔迅逸而偏鍾邊隅荒漠之鄉奴兒一家其所謂太祖太宗世宗者果能德耦堯禹知匹湯武外此則雖中州神聖之胄亦皆猥瑣委靡而無足付大物者乎夷考三世所為不過簡徑捷直沈毅雄斷云而已矣何福祐之隆偃然據神州上與漢唐諸帝同南面其以為天耶果人耶內夏而外夷者詩書之大訓春秋之明法也而今皆廢矣乎然則周公所膺孔子所斥皆其虛文自大自私以嚇人者而非大公至正之道耶其圓冠方屨端委垂紳者極天不可復見耶其亦天

定而勝人馬蹄鼠尾腥膻之氣掃地而後周公孔子之道可復徵乎雖則周孔之道云者彼既并而竊之以自文猶固有焉而中州之稱為神聖明德忠孝閎閱之胄見謂博洽雄才者又皆低眉搖尾覩面奉所謂周孔之道奔喘顛仆納忠邀寵以為固然而不疑不恥則天之勝人云者又未可必耶夫崇禎之於袁崇煥盧象昇諸人固不可謂之用捨皆當矣然亦未可謂之土芥賢才忽棄宗社縱欲自肆也其臨崩衣襟兩語為之臣民者其將何目觀而何耳聽何心其能忍而默默其粗存綱常者亦不過投井投環匹夫

匹婦之諒自償已能奮一臂壯人意者其與有幾亦可悲已儻或者理窮數盡天崩地裂所謂元會運世者即此是矣而必更清升濁降而別成寰宇必更神作聖繼而別立人極乎不然詩書春秋之訓其豈可忽乎今是之不思不能慎微塞違而折衝于未萌其所謂講學所謂古文分朋結黨相攻擊相雷同者要皆遊談無根枝葉蔓衍無當實用欲以此當簡徑沈毅之奴兒氏有明諸賢之於備豫其策為得乎否乎村山伯經永根元鼎病三朝實錄洪泛刪為十六卷以便學者將梓謁序因復愴然發此嘆魯婦不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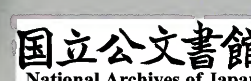


緯而憂宗國又諺所謂取隣人疝風以為已頭風者
或取笑於識者但狡焉思啓封疆柯國幾有備之不
可以已也雖有絲麻而管蒯亦在所不棄也

土佐經隆蘇武圖記

土佐權守藤原經隆所畫蘇武圖一幀畫博士臣藤
原光貞及臣藤原廣行所審定以為真蹟者蓋南殿
障子巨勢金岡所圖建長中罹災更 勅經隆令畫
云初寬政己酉營大內改寫障子時 命臣邦彦等
考進名臣章服當時臣等究力搜索古圖馬周杜如
晦三數圖外茫不見影響是以不得已新作圖以進

其於蘇武則以黑幘皂袍絳緣領袖絳袴襪雖皆據
諸史輿服志而詳定非敢以胸臆然非復寬平舊觀
也今此圖黑幘白衣細帶跣足斜仗長杖外無他粧
點蓋寫其在匈奴之貌乃金岡舊圖也縱令庸工傳
摸亦六百年前舊物固當寶愛也況出於名匠手尤
宜慎藏公庫以為他日援證矣



栗山文集
卷之二
下
和陰

栗山文集卷之二之下
終

